

涼宵故友

鬼公著

他想其甚爲寫信還是老是一樣的熱心呢？田德想見他隱隱寫信來，所以也不妨爾爾一兩封愛愛的信罷。好在這復遠的途中，在二張白紙上寫幾行字原是毫不費力的事，却又可妨礙得幾點呢？

田德在王先生家裏悶了幾天，這些意思也沒有。他在王先生上門的時候，不勝多麼羨慕的白銀，便走到街上開張看，也想想那在輪上的招帖廣告中找一些機會。偶然他看見有張張班的招帖廣告，那上面寫的是「本班招生七十名，供給書籍，膳衣，並每月酌發津貼，六個月畢業，畢業後即編入國家憲兵第五十四隊第三隊爲正式兵，凡有高小以上畢業資格，身體健全者皆可報名應考。」他心下一想，這倒是一條出路。他在街上過了一刻，便白頭了，看見這班招生或我，一直到封了定遠侯，立時下了決心，也不顧再和王先生商量，便回家，取了一張薄片子，趕快的連報名費一齊繳了。第二天他便應了考。第五天揭榜，他考了個第一名，這不啻給他一副最大的獎券，使他深信他這有奮鬥向上的毅力，總有前途的空際。此時他滿意極了；因爲滿意，他還怕別人阻撓，所以他回到王家巷王先生不在家，將行李搬點清楚，留了一封信，交給僕人便移遷到憲兵班來，封封只說了一些空話，不曾說他到那裏，爲的總人追索他的遺孀。

他在憲兵班裏是負責下工夫吃苦，除了一切軍事上的功課如操槍，捕獲使用法，法律概要，軍事學之外，還努力練習法學，騎術。六個月的光陰，他不會不發一點。當然他的成績最好，一直到畢業時他沒有考過一次。畢業的時候他兵總監恰好因公到了。總監親自來與畢業式，發給證書，並且有懇切的訓辭。那裏面最響亮的話是這樣說的：「今天是優良的兵士，即是明日優良的將領。國家的基本是無數無名的英雄建築的。」（未完）

法國現代的彫刻

王子堂

影刻此繪畫爲一且工作時，故作家成名者少，自來歐洲畫壇上畫家當十倍於彫刻家。即現代傑行之沙龍展覽會中，彫刻出品亦佔極多數。此因由於繪畫製作簡便，且有色彩之表現，較爲容易，實則彫刻爲立體的，較繪畫表現更爲深刻，惟製作較難，故一般人難免於避趨就易，此亦習慣使然耳。

法國彫刻名家，追溯以前，自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，不過十多個名的作家，如十六世紀之白蘭，十七世紀之夏爾丹，十八世紀之布西翁，十九世紀之丹羅，二十世紀之馬賽，均屬名家。



丹羅（刻石）「死之春青」

十九世紀之法國，藝術家多受希臘羅馬神話之影響，而作一代之傑作。如十八世紀末之巴爾丹（Barye），十九世紀初之皮爾高（Piguet），十九世紀中之皮爾高（Piguet），十九世紀末之丹羅（Rodin），均屬名家。

丹羅之傑作，莫如「死之春青」，其表現力，極其強悍，足以使人驚嘆。其所以能爲現代彫刻之先驅者，實由於其表現力之強，而不在於其形式之新。

影刻之模倣者，平不無足述也。由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之初，始出現地位作獨立的作品，如巴爾丹（Barye）之「阿特蘭提斯」，皮爾高（Piguet）之「長子」，均屬傑作。其表現力，極其強悍，足以使人驚嘆。

十九世紀中之法國，藝術家多受希臘羅馬神話之影響，而作一代之傑作。如十八世紀末之巴爾丹（Barye），十九世紀初之皮爾高（Piguet），十九世紀中之皮爾高（Piguet），十九世紀末之丹羅（Rodin），均屬名家。

丹羅之傑作，莫如「死之春青」，其表現力，極其強悍，足以使人驚嘆。其所以能爲現代彫刻之先驅者，實由於其表現力之強，而不在於其形式之新。

寄所識

其編

今天聽到你北平來的人說，大約兩星期前，曾經在路上遇見你。倉卒之間，相距不過數尺，你高舉起手中的一串，藉手遮面，就走了。他說你比從前黑瘦了許多。這消息使我倒低頭了。回憶我們最後的同行，是在燈火初明時，送你出了武動園。此後只是在我浪遊往返的初春，我們曾在順外大街兩家相遇彼此一笑。再後，我聽說你到南方去了。再後有人告訴我，你在天津中原公司看見你「越發的漂亮」。那時我聽得很高兴。不知你近來何以「黑瘦了許多」。

我們已過了的友誼。追憶起來不知是悲是喜。當我們彼此都有錯誤。尤其我在那變遷交時的許多粗疏處，令我今日猶爲汗顏。而我本來到到清純的路上，設說就此絕交，倒也有甚方的詩意。但那時你待我的熱熱不能以消純二字限制，更大的進一步走到「變」裏去。我深愧那時不曾立刻答你的厚意。及至我因你離度的激刺，反有火熱的增加，已然而失却了。我們譬如曾經演過一場戲，這戲本來就可演得很好的。可惜我們都失敗了，以至今日留此一層曲恨在精神中永不能去。

從前的戲，過了就算過了。我們正又在演別種的戲。雖然不在一個舞臺（當然也不希望如此了），却很做此類這朋友戲演得好。「黑瘦許多」却爲何來？徒使善者問之嘆嘆耳！

三年前你在樓下折馬櫻花一朵贈我。這花行與珍珠，已經隨其餘的東西一齊還你了。今日馬櫻正盛。一切已非。我也努力新去昔日所有一切（酸氣），要完全作成一個新的意志的人。但願到以上的消息，還不免被或寫道「寫寄你」。這一篇東西雖先生未必能刊出，刊出了你未必必看見這一期的報，看見了也未必注意這就是我寫的。曾記哈代說過，世間萬事曲折都是時間的錯誤。聽之而已！

七月六日

北平同生美術照像部

資格最老 技術純熟

王府井大街電話東局四零一八

趣味與實際

其編

凡事必須久不變，而後能生效力。功業之於手，蓋趣味足以使人奮興，而實際則令人受其苦。故凡欲成事者，必先求其趣味，而後求其實際。此語誠然，然其間之關係，實非易言。試觀今日社會之趨向，無不重趣味而輕實際。其所以然者，實由於實際之難求，而趣味之易得也。

趣味者，人之本能也。人之本能，不可不發。故凡欲成事者，必先求其趣味。然趣味之發，非易事也。蓋趣味之發，實由於人之心理之變遷。人之心理，受環境之影響，而變遷。故凡欲成事者，必先求其環境之變遷，而後求其趣味之發。此語誠然，然其間之關係，實非易言。

己之利益

其編

人往往欲得他人之利益，以爲己之利益。此語誠然，然其間之關係，實非易言。蓋人之利益，實由於人之心理之變遷。人之心理，受環境之影響，而變遷。故凡欲得他人之利益者，必先求其環境之變遷，而後求其利益之得。此語誠然，然其間之關係，實非易言。

世界日報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

每星期日出版 每份五分 零售每份五分

本報廣告刊例

第一版：每行每日收費一元
第二版：每行每日收費八角
第三版：每行每日收費六角
第四版：每行每日收費四角

論情書

哀哉

此期本報內有寄語一篇，使余隨信及情書問題。余數年前曾與友人曰，惟當男女熱戀時之情書，乃天地間之至情文字。此外無論何種號稱情書中吐吐之作品，殆皆屬虛偽修飾。此意迄今未變也。

或曰戀愛乃資產者飽食後之遊戲，故於今應在屏除之列。余並不否認此語。但人類爭扎所爭取者是否幸福？所謂幸福爲何？豈不仍欲欲人人得享今日資產者之樂，故子敢謂情書，情書將與人與男女以俱存，非任何人所銷滅者。

近年來情書最走運者，當推大書天熱的連女人，又及懶得換的章一萍氏的情書一束。一版再版，又因爲無知官廳禁止後，掩名模色的衣裳，遂更爲暢銷。但事實上該書中之內容，並非全係真正情書，乃係偽情書。

更難令人滿意者，非我因執拗守誠思想之中國迄今無一紙刊行。即專印行名人情書之泰西，固亦少見真正情書之刊出。蓋愛編情書之際，以編者之道德成見在胸中，愈是至情文字，愈易爲編者認爲肉麻而刪去。以致致古今中外之妙文，悉數廢散可憐也。

余現極願發起徵集今日青年之情書，爲一編，以昭吾情書最高之文學作品之論斷。惟不審今日之青年，可有人愛惜情書者，而肯以之見寄俾得刊佈否耳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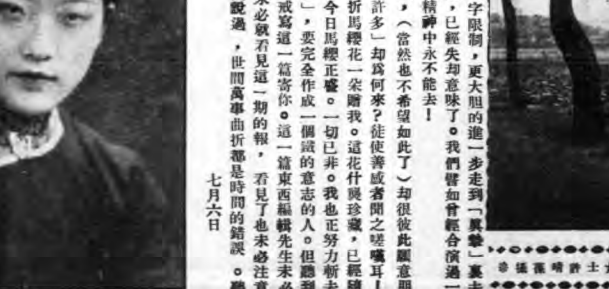
寄所識
今天聽到你北平來的人說，大約兩星期前，曾經在路上遇見你。倉卒之間，相距不過數尺，你高舉起手中的一串，藉手遮面，就走了。他說你比從前黑瘦了許多。這消息使我倒低頭了。回憶我們最後的同行，是在燈火初明時，送你出了武動園。此後只是在我浪遊往返的初春，我們曾在順外大街兩家相遇彼此一笑。再後，我聽說你到南方去了。再後有人告訴我，你在天津中原公司看見你「越發的漂亮」。那時我聽得很高兴。不知你近來何以「黑瘦了許多」。

我們已過了的友誼。追憶起來不知是悲是喜。當我們彼此都有錯誤。尤其我在那變遷交時的許多粗疏處，令我今日猶爲汗顏。而我本來到到清純的路上，設說就此絕交，倒也有甚方的詩意。但那時你待我的熱熱不能以消純二字限制，更大的進一步走到「變」裏去。我深愧那時不曾立刻答你的厚意。及至我因你離度的激刺，反有火熱的增加，已然而失却了。我們譬如曾經演過一場戲，這戲本來就可演得很好的。可惜我們都失敗了，以至今日留此一層曲恨在精神中永不能去。

從前的戲，過了就算過了。我們正又在演別種的戲。雖然不在一個舞臺（當然也不希望如此了），却很做此類這朋友戲演得好。「黑瘦許多」却爲何來？徒使善者問之嘆嘆耳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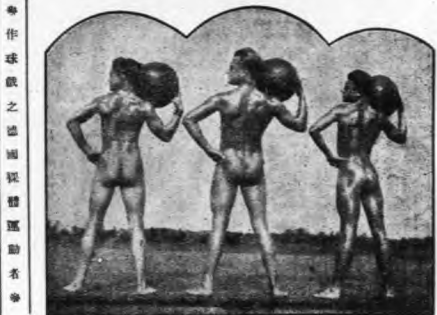
三年前你在樓下折馬櫻花一朵贈我。這花行與珍珠，已經隨其餘的東西一齊還你了。今日馬櫻正盛。一切已非。我也努力新去昔日所有一切（酸氣），要完全作成一個新的意志的人。但願到以上的消息，還不免被或寫道「寫寄你」。這一篇東西雖先生未必能刊出，刊出了你未必必看見這一期的報，看見了也未必注意這就是我寫的。曾記哈代說過，世間萬事曲折都是時間的錯誤。聽之而已！

七月六日



片照之人女其致寄近最士女音詩論情書

請購大學本編畢業生侯明女士（同生部編）



本報最近接獲「德國裸體運動」的相片，編者便要我作一點關於裸體運動的文字以作補白。在今日的中國，而談裸體運動，根本是找罵板，雖然我是反對裸體運動的人。

裸體運動在今日假使說成，那便引起了風化問題，說不贊成，又落了個思想落伍的罵名。所以，所以這事不大好說，雖然現在洋鬼子在議論紛紛，莫衷一是，但是仍舊公認公理，裸體運動的，其結果，不外你裸體的，我穿我的衣，除非那些由心內崇拜裸體的人能乾脆，否則，信仰心稍有一點不整定的時候，對不起，這條褲子簡直脫下來！

在外國是如此如此，在中國更不待說了。中國根本是禮教之邦，社會有社會，家庭有家庭之禮，父子夫妻兒女，有父子夫妻兒女之禮，「男女授受不固」固不可「親」，而且在小孩子時代便「七歲不同席」，如此防範，如此戒嚴，這思想直到如今，還有些人保存在腦筋裏面，若說裸體，豈非與虎謀皮？

有人說：惟其防範太嚴，所以萬般險惡的格外多，所以爾小說中，佳人也都是漢漢的。假使裸體，一絲不掛的讓你看看，於是淫聲部分一目了然，天不狗了，啊！原來是不過如此，也就成了家常便飯了，正如同看人的耳朵與鼻子一樣，曬曬稀奇，久而久之，便行所無事，沒有關係了。

這話也有一部分理由，不過我這得說幾句十五世紀的話，假使太防範了，自然是不對的，然而太防範了，也未見得對，大家都在摸象之中，所以祇要公字一落，必定會使人發了去！

有人說：亂七八糟，一場糊塗，是無可諱言的。然而，解放到如此出處，凡黃面藍眼珠的洋鬼子，都自吹是文明人，把非洲與印度等的叫作未開化的野蠻民族。未開化，便是仍舊是原始時代的，而因此又或幸免發生其他的不在此範圍內的事情，那，乾脆以前的大哲先賢他們的功夫都白費了，何必又講什麼進化？

因為裸體而聯想到「如此這般」的問題，分明是以小人之度君子，但是人非木石，誰個又能太上忘情呢？

我這說，現在的裝束，已經是很適中的了，除了男子之非穿外衣與褲子不可，女子的裝束，也夠醜的了。上述，沒有褲子，光了兩膀子，下邊沒有褲子，光了兩條腿，就是穿了帶褲子的衣服與褲子，也是很薄很薄，雖不是全裸，也可以算成半裸了，得了，話已說得不少了，人家既在莫衷一是的時候，我們暫且也不必多費唇舌，不過這事情與人有利害，或有善，我們却不可不做查一下。

(甲) 利的方面

據贊成這事的人說：人的身體，本來是很容易發達的，肌肉與骨節，都可以自由充分發達，但是因為人類為了依禮所限，就不能不把身體用種種的東西，層層包裹起來，頭上有帽子頸項有領子，身上有汗衫，襯衣，外衣，起碼又是三層，下面，襯褲，外褲，褲帶，襪子，襪帶，鞋，不但是包裹，而且用好些帶子細束了，於是手妨礙了肌肉的發展，現在，解去了束縛，使身體與大自然相接觸，使他充分的發育，那麼，病痛就可以減少許多了。

(二) 可以消除男女不好的事。據贊成這事的人說：男人與女人僅僅是生理上不同，其餘，便沒什麼，所以不必把他當作一件神祕的事情。若杯與匙，是誰都看慣了的，看在那裏，絕對不會發生什麼離奇的思想，現在，把男女的身體完全裸露出來，使男人看了女人或是女人看了男人正如同看了茶杯與匙一樣，時間一久，就不至於有其他的舉動發生。

(乙) 弊的方面

(一) 身體不能與自然抵抗 據反對這事的人說：人的身體固然



刊登人主操舉影亞士女書社華英



最近我的友朋君，從德國得到一批關於這個運動的照片，片中把他們的生活實況，都介紹了。我想這一定是大家所極欲知道的。所以就決定和諸君商妥，借來製版，報告給諸位。

這一個運動的利弊，在本版笑鴻君之論文中，已說得非常詳細，不用我再說了。反正見仁見智，將全憑大家他們自己的見解去規定，我們現在不過純以新聞報告的見地，來替他們介紹一下。此外我們自己也有點意見就是我們以為他們的身體是健康的，(比起我們病夫來畢竟不同。)似乎應該給我妻靡不振的同胞看一看，使他們知道身體如何才健康，如是而已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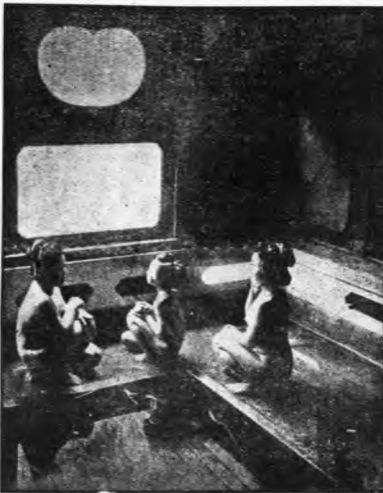
玉蘭門美術攝影 劉紅作



是解放了比束縛好得多，可是人類身體的退化，他是無可諱言的。當幾千年前，我們的祖先，他們不曉得穿衣服，同猴子一樣，穴居野處，茹毛飲血，到了冬天多來一點樹葉子披一披，然而却比現在的人活得長久。後來，一切的事情進化了，造了許多日用品，房屋，衣服，於是乎人的身體便退化了，不穿衣不住房子，就非病不可。幾千年來如是，所以人類的身體，簡直不能與大自然抵抗了。現在忽然要脫光了，恢復祖宗的派頭，雨打風吹，自然是起碼要傷風的。可是夏天還好辦，冬天又當如何？雖然他們的主張是在一個固定的地點，佈置了圍林，在裏面裸起體來，但是這事之不能普及，已可想見了。而且不穿衣，地下偶爾來一條蛇或是其他的小蟲子，那，我們身上既然沒有生很長的毛，皮膚又不同牛皮一樣的厚，又怎樣抵禦？所以為防止人類被大自然侵害計，被其他的動物侵害計，是不能贊成裸體的。

(二) 難免「一」 這又談到風化問題了，雖然人類有性慾，但是終久因為有一層布向著，眼不見，心不跳，一旦「赤條條去無來掛」，那就「便鐵石人也意惹情牽」，萬一遇見了「五百年流風孽冤」，豈不就「兩着些兒」乎？德國人雖然說首創裸體運動的，可是也難免不會出過事，祇是我們不知道而已，所以，這玩意是來不得。——不贊成這事的這樣說。

平心而論，凡是一掃而空，有利就有弊，利弊是相對的，不是絕對的，現在，把利弊都擺在了面前，假使您要問：究竟怎麼纔好？那我就不能客氣的說一句：您聽着！



的見多能所們我不直圖，開商種這，臨來也德來